

为何矿领导未困井下

□周稀银

7 月 31 日 13 时 30 分,黑龙江鸡西市恒山区恒鑫源煤矿发生一起透水事故,事故发生时井下共有 26 人,除生产矿长和值班矿长成功升井外,24 人被困井下。目前井下水位仍在上涨,救援工作困难较大。(8 月 2 日央广新闻)

透水事故 26 人被困井下,只有生产矿长和值班矿长成功升井,这不能不让我们想起 1994 年末新疆克拉玛依那场大火,正是那句“让领导们先走”,保证了同样是观看演出的自治区验收团和本市所有官员以及场内工作人员迅速撤出火灾现场,而在他们中只有个别人灼伤的背后,是 325 名师生和家长葬身火海。

那么,在鸡西这起透水事故现场又是如何上演“让领导先走”的呢?

既然一式中有生产矿长和值班矿长成功升井,可见井下当时并无如克拉玛依大火中那位指挥领导先走的

教委副主任那样的第三个领导。如果是 24 名矿工集体发出“让领导先走”,那起码应该有几位矿工护着领导安全升井,或会先有部分矿工和领导一起升井。面对两位领导的“让我们先走”,只能说他们并没有真正下井。

首先,矿领导下井完全是被动。在国务院三令五申要求领导带头下井的压力下,一些煤矿的领导渐渐意识到不下井不行了,加之近来频发的矿难之中没有一位领导在井下的事实,促使他们无法回避矿工井下安全之忧。于是,才有了此次透水事故现场终于有领导在井下带班的事实,但这样的带班显然十分被动。

其次,矿领导下井没有监督。领导下井不下井,矿工们根本无法监督,即使他们下井了,但离真正的带班、及时发现或排除险情相差十万八千里。完全可以推测,如果两位领导与 24 位矿工在一个工作平台上,那他们绝不可能如此轻松脱身。我们怀

疑,他们虽然下井了,但人却守在升井或缆车旁,以便在发生危险时能在第一时间逃跑。如此做派,甚至比不下井还要恶劣。

再次,矿领导下井与安全无法画等号。原以为,只要有领导下井,矿工就无井下安全之忧了,结合这起“领导先走”,想必那些提倡领导下井阻断事故频发者,不得不回味出“强扭的瓜不甜”的道理。不是出于主动,而是出于形式,如此领导下井有若无;没有一种处罚机制迫使领导主动下井,那下与不下又有何两样?

没有一项制度将领导的命运与矿工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那矿工的危险又怎会成为矿领导的危险?虽然没有哪一位矿领导希望出事故,但出了事故他们却频频化险为夷,顶多是多出点钱,自己再被象征性地拘留数日,遇难矿工的尸骨未寒,他们则又可以东山再起……如此低成本,他们下井的意义又在哪里?

■青少年军事拓展夏令营系列报道之八

本报第二期军事夏令营欢乐闭营

周六晚报小记者将赴龙隐·花溪戏水采风

晚报记者 王俊祥
实习生 王永波 周楠/文
记者 王映/图

本报讯 昨天下午,本报第二期青少年军事拓展夏令营在武警周口市支队教导队欢乐闭营。一位现场观摩营员汇报表演的家长满意地说,虽然孩子在这 9 天的训练中晒黑了脸,可是看上去更壮实了,一招一式中有了几分军人味儿。

昨天的闭营仪式上,所有营员家长及时赶到观摩。营员方队拉歌比赛时,军歌《过硬的连队过硬的兵》、《军中绿花》响彻云霄。在军训汇报表演中,营员们进行了起步、跑步、停止间转法、敬礼等项目表演。教导队训练场口号震天,军姿威武。尤其是当营员表演时,令在场的家长及有关领导惊叹不已,顿时掌声一片。

在夏令营的一朝一夕、一草一木都被营员深深铭刻心底。8 月 2 日晚,一场以营员与武警为主角的联欢晚会——《夏令营之夜》已经被不少营员写进自己的日记,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夏令营军训生活的感念与眷恋,他们很难忘:于之浩的小提琴演奏首先带领他们走进一个美好的夜晚;商宸婕表演的笑话《蜗牛与



乌龟》让大家捧腹不已……

闭营仪式上,12 位身为晚报小记者的营员被评选为优秀营员(如图),他们是:武梦麒、毛秋雨、程枫、刘宗睿、于之浩、马义源、范钰文、程泉琿、侯鹏坤、于坤、刘洪志、井坤鹏。

此外,定于本周六、周日开展的小记者活动“龙隐·花溪亲子两日游”仍在报名中。愿意参加此次活动的家长快快带上您的孩子报名吧!届时,小记者在洛阳龙隐·花

溪景区将感受罕见的崩塌奇峡景观、神话般的奇石王国、纵横流淌的溪流及飘荡着木船歌声的高山湖泊……参加此活动必须是晚报小记者,仅限小记者本人和的家长,报名时需携带小记者证;没有小记者证的学生,可随时办理小记者证。报名地点:周口日报新闻旅行社(七一路周口日报社原址一楼);报名热线:8209118 8282118 13838639678;报名截止时间:8 月 6 日(周五)下午 4 时。

公正审判就是“维稳”

□杨涛

陕西省横山县一起关于矿权纠纷的官司,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过程中,却收到一份来自“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函件。在这份函件中,关于“我省的意见和请求”有这样的表述:“省高院一审判决对引用文件依据的理解不正确”,“如果维持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将会产生一系列严重后果”,“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据知情人士透露,该函虽以陕西省政府办公厅的名义发送,实际上是由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起草。(8 月 2 日《中国青年报》)

如果说能对最高法院起到一定的压力的,也许就只有这一句话:“对陕西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带来较大的消极影响”,也就是说,用维稳给法院的审判施加压力。

这一招为许多地方政府试用过,从省级政府至乡镇政府,而且屡试不爽。

这里,地方政府巧妙地偷换了概念,他们将一个司法问题转换为政治问题,从而从政治上给法院审判制造了巨大的压力。比如说,陕西省政府办公厅发公函干涉的这起案件,其实不过就是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是两个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纠纷,法院按照法律进行判决就是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维稳”的政治事件。而作为案件的第三人的陕西省国土资源厅却假借陕西省政府办公厅,举着省政府的“尚方宝剑”,将一个简单的民事案件转换为一个政治事件,其实不过是借着公器为当事人牟利,说不定其中还有官员的个人私利掺杂在里面呢?

其实,“维稳”也没有什么神秘,法院在审判中依照法律进行公正判

决,是最大的维护社会稳定。法院是作为中立的第三方,其居中裁决,涉及两个对立双方的当事人的利益,在许多时候,无论判决哪一方胜诉,另外一方也会认为自己利益受损,可能要进行上访等举动。所以,法院在判决中的“维稳”,不是认为哪一方可能会上访就判决哪一方胜诉,这样的判决无助于社会稳定,因为败诉的一方同样会采取上访的举动。

法院在审判中的“维稳”,最关键一点就是要公正司法,按照法律进行判决,同时做到程序正义,耐心说理,让败诉的一方心悦诚服,不再上访或者采取其他过激举动。政府机关不是通过公开的诉讼程序向法院提交意见,而是搞秘密公函施加压力,这才是制造社会的不稳定。政府给法院秘密公函可休矣!



见义勇为小伙高杭昨出院 荣膺“周口市见义勇为好青年”

□晚报记者 王晨/文 朱海龙/图

本报讯 昨日上午,西华县西华营乡双楼行政村退伍兵高杭在众人的陪同下走出周口协和骨科医院的病房。当天,高杭还被共青团市委授予“周口市见义勇为好青年”的称号。

在医院,记者见到高杭时,他

已经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准备出院。“现在右手还用不上力,但是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再经过一段时间就可以干活了。”高杭高兴地向记者展示自己的右手。

团市委相关负责人给高杭颁发了“周口市见义勇为好青年”的证书,称赞高杭是新时期青年的典范。 线索提供 杜晓飞

多少钱能补乱采砂后的“窟窿”

□冯永锋

《新京报》报道,由于过去在河道采砂业上的政策失误,涿州市政府如今出台新规,似乎是想改正错误。

然而细究起来,涿州政府这责任担当得仍旧不够。按报道,政府从采砂业中一年只得到 9 万元的税金,而修一条被采砂大军压坏的道路,至少有 4000 万元。这中间天坑地陷似的大窟窿,得由政府动用其他的税款去填补。

而修路只是显性成本,这窟窿有多大?如何才能摆平填实?没有人知道。而把一条河道完全当成“砂石矿藏”,任意进行采掘,导致这些河道生态系统的紊乱和被阉割,这将需要花多少钱去进行“生态补偿”?没有人敢去计算。万一再发生洪水,造成“人为天灾”,房屋倒塌,桥梁坠毁,公众死亡,财产损失,又该如何去填补?我想更没人计算。

因此,涿州官方的反思如果只是简单取缔采砂业,脑中还要想着未来

进行“规范开采”的程度,那么,其承认错误的能力仍旧需要进一步提高。至少,请把生态成本全面计算入内。

其实,很多地方政府太多的政策也没有把基本社会成本和自然成本算进去。过去,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让这些成本由公众来担负,通过拖延时间来让受害者更长久地受难。而如今,受害者不再像过去那么好说话,受欺负的人有能力开始讨要他们的尊严,受到了欺负的自然界也有了代表它们发言的“民间公益机构”,因此,单靠压制已不再像过去那么便利。因此,迟早都要像涿州一样,来一次对前面错误的“武断取缔”。

那些天天拿“发展经济”“扶贫济困”来给自己辩护的地方政府,该从涿州的高昂代价中,取到真经了。发展经济不等于招商引资,不等于鼓励社会盲目开发,不等于不管环境成本。恰恰相反,只有照顾环境利益的经济发展,才可能是可持续的,才可能是不需要频繁地救急、缝补和修正的发展。

少林寺门票会不会涨价

□毕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34 届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会北京时间 8 月 1 日审议通过,将中国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包括少林寺常住院、塔林和初祖庵在内的 8 处 11 项古建精华有了新的“护身符”。

而另一条相关报道要耐人寻味:“少林寺表态暂不涨价。”这个“暂”字内涵丰富,即一方面在少林寺刚刚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微妙时刻,由于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而绕过门票涨价这一敏感话题,另一方面又给予了相当弹性的话语空间与操作路径,以待未来某个时机涨价也未可知。

离“世界文化遗产”的荣誉越近,离普通中国民众的距离越远,似乎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文化产业的一大特色。令人最担忧的,是各地积极“申遗”,其目的只是为了发展旅游产业。

得知申遗成功,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激动地说,今后寺院僧人们每天的生活起居,都能触摸到世界文化遗产,这是我们的荣誉和骄傲,同

时也要肩负起更大的责任。按照笔者的理解,更大的责任即是让全社会都能更深入地了解少林寺以及其所代表的宗教文化,哪怕是一个普通人也有机会了解与触摸文化跳动的脉搏,更不能仅仅停留在办武校、演出、门票涨价、推出各种新增收费项目等商业化路数上,将普罗大众拒之门外。

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取向是“共享”,人人都能够平等地获得文化传承机会,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博大精深中华文化,但过多的商业化套路则是“选择性给予”,即只有付得起高昂费用的中高收入阶层才能享受,与低收入群体无缘。国外许多文化场馆免费向世界游客开放,部分需要收费的文化项目也相对低廉,这都是为了贯彻上述理念。而反观我们不少文化旅游资源,基本沦为少数人或部门利益的摇钱树,被赋予了随时拿个借口就可涨价的经济特权。

但愿被列入世遗的少林寺别“商业化狂奔”,但愿我们这些普通民众能够有机会共享日益珍稀的各类文化遗产,而不是被高不可攀的门票阻挡在门外。